

愛情閃電戰

賀子珍之戀

戲說毛澤東之十

●劉昌博（自由作家，中外雜誌特約撰述委員）

疾馳山寨會見嬌妻

毛澤東在密室裡酣睡到第二天凌晨，中共銅鼓連絡站陳姓同志，把毛澤東從熟睡的被窩喚起。他說：趁早趕路比較安全，這些專門搜查赤色嫌疑分子的「挨戶團」還沒出動，容易混出城外。

毛澤東匆忙地吃罷早飯，化裝成做小生意的鄉村商販、頭戴斗笠、腳踏草鞋，由兩名年輕同志伴隨，順利地溜出城外。

然後，他們各騎一匹健馬，朝九嶺山區疾馳。

這一天，也算是一個清秋的好天氣，晨霧尚未散去，遠遠的山嶺，在霧堆裡忽隱忽現；帶有病態的秋陽，不時透過霧隙，照映在山谷裡的一片楓林，火紅的一團，彷彿要燃燒山林，血洗大地一般。

他們雖說是抄捷徑，但山重水複，直到

下午三時才趕到湘、贛交界的九嶺山腳下；這個山嶺就是毛澤東三年前當過「軍師」的山寨。

他仰看山嶺，巍然高聳一如往昔；但一顆跳動的、熾熱的、狂野的心，早已飛向山嶺上去了。他渴望見到新婚不久即別離的山寨妻子——二公主曹鳳娃，和他十二歲時的初戀情人——大公主曹秀娃；以及在他指揮下，殲滅進剿的平江縣官兵、締造「斷魂谷」大捷的眾家兄弟伙。

毛澤東一想起在山寨上的綺美往事，喜上眉梢，精神振奮，毫無疲態。

他急於見到心愛的人，一馬當先，在高低起伏曲折迴旋的山道上飛馳。哪兩名同伴，看他那般興奮急切的样子，暗讚他真偉大了，只爲了拉下山寨人馬投奔「秋收起義」的戰場，不辭艱險，不顧安危，怎不叫人肅然起敬！

森嚴景象蕩然無存

毛澤東駐馬山寨的關隘前，抬頭仰望，沒有看到關上哪面飄揚在旗桿上寫有：「九嶺山上好漢，替天行道英雄」的大黃旗。他張望良久，也不見站崗放哨的寨丁前來盤問，靜悄悄地，只有強勁的山風掠過耳邊，他的心中好生納悶。

他過了關隘，跨上山嶺——這是大寨主張德勝駐守的主寨。他縱目四望，懷疑自己走錯了地方，以前山寨上崗哨林立、戒備森嚴的景象，蕩然無存。

山嶺上哪座主要建築——關公廟，只剩下頹垣殘壁，正殿的巨大樑柱，交錯傾倒，烏漆巴黑又斑剝裂損，像是受過一場火災的劫後慘狀。此處是山寨的「忠義廳」，曾是毛澤東和二公主鳳娃「閃電結婚」的禮堂。他看在心裡，怵目驚心，黯然神傷，眼角也

潤濕了。

廟旁臨時搭建的三、四十間草房，原是山寨眾家兄弟的營房，而今已變作一堆又一堆的灰燼。他仔細觀察，發現山嶺的草地上，殘留著許多大小不等的新彈坑；他和鳳娃幽會「定情」的哪一方大石上，留有密密麻麻的小疤痕，像是被機槍掃射的彈著點。不難想像，這裡顯然遭到一場血腥的戰鬥；否則，不至有如此焦土性的徹底破壞！

他正百思不解，在此荒僻山嶺，怎會有砲彈轟擊的坑洞？岩石上的機槍彈孔又作何解釋？如是山寨內訌的叛亂？又那來的大砲及機槍？更不致趕盡殺絕呀！

這時，伴護毛澤東上山的兩位同志，帶來兩名喬裝打柴的村農。他二人看見毛澤東急忙趨前，像晉謁高級長官那般，畢恭畢敬行禮。

「報告！軍師爺！咱們的二公主，不！一名村農喘著氣結結巴巴地說：「正格的說是咱們山寨特勤中心的曹隊長，等你等得好苦啊！」

「你們是！」毛澤東楞了一下：「不急！慢慢說！」

「軍師爺，你不認識我們了！」另一名村農接口說：「我們二人是鳳娃公主手下的隊丁，奉二公主命令每隔兩天到山嶺探查一次，耽心軍師爺來到山嶺，找不著她，心裡著急。湊巧，今天就碰上了。」

「啊！」毛澤東心裡明白，鳳娃在痴心

地等他，愧疚交集，拉住兩名隊丁的手掌急切地問：「她和秀娃姐妹現在哪裡？山寨怎麼變成這般破碎景象？」

「真是說來話長？」兩名隊丁同聲感嘆地說：「天色已晚，你們必定又累又餓了，破廟裡蕃藏有食物，今晚大家只好將就點在破廟過夜。」

一場浩劫慘絕人寰

大伙兒吃飽兩名隊丁用石塊砌疊的土灶熬煮的地瓜稀飯後，圍坐於破廟的牆角；傾聽兩名隊丁述說出山寨人馬所遭受的一場浩劫：

「……軍師爺！自從你下山後，不到十個月，鳳娃公主分娩產下一男嬰，取名毛家峯，意思說他是毛家在山上的孩子。彌月後，這孩子由外婆——二押寨夫人撫養。」

「三年來，鳳娃公主天天盼你回來，派人打聽，得知你經常在外奔走革命，不是去了上海、北京，就是去了廣州、武漢。總之，沒有得到確切消息。」

「聽說今年三月間，國民黨和共產黨鬧翻了，蔣介石下令清共。」

「又聽說：你奉派回湖南發動『秋收起義』，咱們山寨上千人馬都盼望取得連絡，下山助你一臂之力。可能是消息走漏，到處懸賞捉拿你。」

「湖南國民黨軍頭何健，派兵在各縣市濫捕赤色嫌疑份子，宣稱寧錯殺一千，不放

走一個；全省不到兩個月內，濫殺了兩萬多人。咱們山寨的弟兄，尤其是鳳娃和秀娃公主，都為你的安危耽心。」

「八月十四日，鳳娃公主從她領導的特勤中心密探處，獲知何健將派遣一個加強團進剿咱們山寨，裝備精良，還配屬一個迫砲連及機槍連，聲言要踏平山寨。」

「因為，何健得到情報：說你要拉下山寨人馬，作為『秋收起義』的主力；所以，他們要先下手為強。」

鳳娃那時人在平江，她急派侄兒張小虎趕回山寨，建議山寨人馬火速撤往江西避鋒頭。可是，少寨主張正彪，不知厲害，大公主秀娃苦勸無效。張正彪駐守的左寨，堅持憑險固守；當然，這與他瘦少一隻右腿，行動不便有關。駐守中央主寨的大寨主張德勝，見兒子不肯撤退，再方面懷疑鳳娃捎來情報的真實性；因而，猶豫不決。

「惟有鳳娃的父親曹阿根，深信其女所獲情報的可靠性；翌日即將他統率的右寨三百七十餘名人馬，撤至江西接壤的大口岩，跟趙大鬍子百餘兄弟會合，進可攻退可守。」

「詎料，何健派其愛將許克祥指揮的加強團，像煞『司馬懿的大軍』來得真快；於八月十五日晚上，兵分三路把三個山寨的進出道路全部佔領，嚴密封鎖。」

「第二天拂曉時分，許團的迫擊砲連，集中火力朝中央主寨發砲攻擊，砲彈一波又一波射向山嶺，砲彈爆炸的火花，點燃了落

葉枯草，及竹木茅草搭建的營房，相繼燒起來，濃煙蔽空。寨內四百多名寨丁，從睡夢中驚起，倉惶應戰。

「左寨的少寨主張正彪，不諳兵法，救父心切，急忙分兵一半約一百六十人，由他拄著拐杖帶領下山馳往主寨支援其父。那曉得在半山腰被伏兵攔擊，不幸戰死，其所率領的寨兵潰敗。」

「張妻——大公主秀娃，聞噩耗悲憤萬分，遂率領全寨寨丁為夫報仇；憑她矯健身手，精確槍法，射殺了十餘名敵人，終因彈盡援絕，慘死於官兵的機槍下。」

「許團進攻右寨的一營人馬，攻上山寨，撲了一個空。當團長許克祥得知左、右兩山寨攻下；於是下令左、右兩路人馬與大軍會師，合力搶攻主寨，在迫擊炮及輕重機槍強大火力壓制下，勢如破竹，不到中午便攻下主寨。大寨主張德勝夫婦及一百名寨丁戰死，其餘寨丁有的投降，有的竄匿山林逃生。」

「許克祥命令士兵放火焚燒山寨的所有建築物，然後率軍追剿撤往大口岩的二寨主曹阿根，意圖趕盡殺絕。幸而，曹阿根和趙大鬍子機警，迅速撤往江西境內，旋即南下武功山落腳，按武功山與南面的井崗山相距不遙。」

「官兵掃蕩山寨後，帶著百餘俘虜及戰利品，於當日傍晚以勝利者姿態下山返防，向駐守長沙的何鍵邀功請賞去了。」

「翌日，八月十六日，在平江的鳳娃探知官兵確已回防，她急帶領部分弟兄趕回山寨，睹此慘絕人寰的屠殺，傷心欲絕。她在左寨半山腰，找到大姐——秀娃的屍體，親手把她安葬。後又分別在左寨及主寨低窪處；各挖一個大坑，把張家父子與死難兄弟們的屍體合葬。幸而，她的父母曹阿根夫婦迅速撤離；否則，將有三個「百人塚」出現。」

「以後，鳳娃帶領部分弟兄，進入江西尋找她失散的父母及兒子毛家峯；聽說他們已在武功山會合了。」

「鳳娃公主臨行時，噙著眼淚，要咱們弟兄二人留下，在湖南境內打探你的下落，及官兵向山區移動情報；並連絡失散的弟兄趕往武功山會合。皇天不負苦心人，終於在這劫後的荒野山寨，碰到了軍師爺；你們夫妻，父子一家人，不久便可在武功山團聚了……」

望斷征鴻血恨偏濃

毛澤東聽罷：悲喜交集，悲的是山寨的浩劫，死傷慘重；喜的是鳳娃母子安然無恙。

他一夜未眠，背靠著破廟的牆壁，思潮起伏；同情農村的衆多農民被貪贓枉法的官吏，無惡不作的劣紳及橫行霸道的地痞流氓，把他們「逼上梁山」，尚不能保存一條性命。他更痛恨高高在上的軍政統治者，只知道用殘暴手段鎮壓反叛的貧苦農民，趕盡殺絕。

搞到人神共憤的地步；而不知自我反省，探究農民反叛的原由。

這個腐敗殘暴的政權，不用武力推翻，中國怎能得救？農民怎能翻身？

一覺醒來，冷雨迷濛，滿山籠罩在愁雲慘霧中。

毛澤東在兩名隊丁帶領下，於山崖邊的「百人塚」前默哀致敬，塚旁左面約七十公尺處的一方大石，即是三年前她和鳳娃首次幽會定情的地方，他繞著大石細看累累彈痕，回憶往事，唏噓嘆息不已。

接著，毛澤東又到左寨，先到他二十年前的初戀情人——大公主秀娃的土堆墳前致祭；他想到如此秀美善良的農家女，竟慘死於亂槍之下，葬身於荒山野嶺的泥石坑裡；沒有棺木、壽衣，更沒有碑文……。這真是上蒼不仁，神佛無眼的悲慘世界嘛！熱淚盈眶，十分哀傷。

他向墳前虔敬地行了三個鞠躬禮，突然歇斯底里奮臂高呼：「我要復仇，血債血還；我要革命戰鬥，拯救千百萬的貧苦農民……。」話尚未吶喊完，他竟暈倒泥土地上，臉上淚水和雨水交流。

同伴扶他到避風的崖石邊，休憩一會才甦醒過來。然後一行五人緩步下山，深夜方回到銅鼓連絡站。

由於，江西省的國民黨軍政當局，對於蔣介石所下的「清共、剿共」命令，沒有像湖南省那般的認真徹底執行；故而，他們的

行動較為自由安全。這也是毛澤東日後選擇江西省井崗山為革命基地的重要因素之一。

夜宿銅鼓，窗外冷雨勁風吹打梧桐，聲聲入耳，難以成眠；於是，披衣起床，提筆隨興寫了一闋「一剪梅」的詞：

「怕聽瀟瀟風過桐；

佳節秋中，

望斷征鴻，

一夜冷雨隔山重；

客邸西風，

小城巷弄。

望遍群嶺熱淚湧；

楓葉搖紅，

血恨偏濃；

桂花採得飄嶺峯，

代我微哀，

慰爾孤塚。」

顯然，這闋詞是遙祭秀娃的，尤其是後段幾句：「……望遍群嶺熱淚湧……桂花採得飄嶺峯，代我微哀，慰爾孤塚。」是多麼的真忱感人！

殘兵敗將軍心浮動

這時，中共黨中央總書記一職，改由瞿秋白取代陳獨秀接任，他是一個書生，不懂軍事；好大喜功，下令毛澤東於九月九日領導湖南各地武裝農民「秋收起義」，會攻長沙。他原計劃由修水、安源、銅鼓及九嶺山寨等四路人馬及平江、瀏陽等地農民自衛隊

會合後，估計約八千人；以九嶺山寨的一千二百人作主力，聯合會攻長沙。

算算日子，距離「起義」的限期不到十天，而九嶺山寨又發生變故，實力大受影響，不得不從其他地區增補兵源。於是，他改變行程，不克分身南下武功山會晤鳳娃母子；乃修書一封託兩名隊丁帶往親交曹阿根父女。他本人則趕往瀏陽，收編夏斗寅留下的一個分團及「南昌起義」失敗逃出來的警衛團部分官兵。

毛澤東收編的雜牌起義軍兩千餘人，從江西的修水沿幕阜山麓進入湖南，攻佔南江橋，夜襲相莊，連打兩次勝仗；正要沿圓山鋪攻擊汨羅江上的重鎮平江縣城時，半路遭到何鍵所屬勁旅夾擊，發生激戰。毛的雜牌軍的裝備遠遜敵方，兼之後援不繼，結果被打得落花流水，損失慘重。毛不得已，只得率領殘部退回江西的幕阜山喘息。

鳳娃接到毛澤東的書信，芳心雀喜，帶領全寨三分之二的兵力三百餘人，為了使兩歲半的兒子毛家峯和父親見面，由奶娘伴護同行。他們北上銅鼓，在九嶺山麓與各地農民起義軍會合，近兩千三百多人；以鳳娃統率的人馬擔任先鋒，浩浩蕩蕩進兵湖南。

由於，鳳娃機敏有實戰經驗，進兵神速，為了替大姐秀娃報仇，作戰英勇無比，奇襲張家坊，攻克白沙鄉，連陷東門及達埔兩鎮，沿著瀏陽河攻佔官渡和古港，箭頭指向瀏陽，距長沙不到百里，省垣震動。

何鍵急調兩團兵力禦敵，兩軍在瀏陽郊區發生遭遇戰；旋因鳳娃孤軍深入，後面主力跟不上，不幸被官兵包圍，發生劇烈激戰。鳳娃寡不敵眾，下令趁夜霧瀰漫時突圍。在亂軍之中，隊伍被衝散，傷亡慘重；鳳娃兩手各持一把短槍，彈不虛發，終於殺出重圍；但他們一股十餘人卻陷身敵人後方，只好化整為零躲避官兵追緝。

鳳娃和奶娘化裝為村婦，婆媳相稱，抱著嬰兒，才瞞過沿途官兵及「挨戶團」的盤查，朝南行逃離湖南；據說逃到廣西去了。

毛澤東「秋收起義」的武裝農民，是些烏合之眾，兩路大軍相繼挫敗。躲在上海租界內的中共中央總書記瞿秋白，卻以「政治紀律決議案」，指責他組織動員不力，領導作戰無方，導致秋收暴動失敗，受到降級處分，摘下了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頭銜，其餘的共黨湖南省委，亦受到處分。

毛澤東收拾殘兵敗將，退回江西境內，從幕阜山翻過九嶺山，南下武功山收編了曹阿根及趙大鬍子的人馬；於九月二十七日抵達永新縣三灣進行改編。

當時，大家疲憊不堪，情緒不好，士氣低落；面對強大敵人，信心動搖，前途悲觀。聽說：要把不到一千人的部眾，縮編為一個團，定名為工農革命第一師第一團，這自然會有不少幹部降級或丟官，議論紛紛，益使軍心浮動不穩。

寧做革命的山大王

這時，從人叢中走出一個人，體型又高又大，頭上蓄著好久未剪的長髮，滿嘴黑鬍子，身上穿了一件爛棉襖，臉上露出和藹笑容，滿口湖南腔調對大眾說：

「同志們！敵人只是在我們後面放冷槍，這有什麼了不起？……大家都是娘生的，敵人有兩隻腳，我們也有兩隻腳。……賀龍同志拿兩把菜刀起家，現在當軍長，帶領一軍人；我們現在有三營人馬，還怕幹不起來嗎？沒有挫折和失敗，就不會有成功。大家要曉得：挫折是勝利的爸爸，失敗是成功的媽媽，我們有爹疼、有娘愛，不是孤兒。」

這個講話的人就是毛澤東，他的一番話，既親切堅定，又風趣幽默，是激將法，激起了大家的英雄意識，使不少搖動的人，又恢復了革命的信心和鬥志。

同時，他決心資遣那些搖動份子，以免腐蝕軍心；凡要自動離隊者，每人發給五塊大洋旅費。那些可能因部隊縮編降級或丟官的幹部，都相率自動離開了，連師長余灑度也不辭而別。

身旁有個士兵低聲問他：「報告首長：今後咱們該怎麼辦呢？」

「上山打游擊！」毛澤東斬釘截鐵地說：「現在我宣佈一個好消息，咱們的頭號敵人蔣介石下台（野）了，國民黨其餘那些驕兵悍將，有啥子好怕的！老實說全都不放在

我眼裡。」

「咱們這麼多人，上山吃啥子？」一個士兵發出疑問。

「咱們大伙兒上山，有飯大家吃，沒米煮飯，有地瓜蕃薯大家一同啃，總之，大伙兒同甘共苦，自會苦盡甘來。」毛澤東嘴角露出微笑說：「山上走的有野豬、野兔、野羊，飛的有山雉、竹雞、斑鳩，溪河游的有魚有蝦，把這些抓來大家打牙祭，不是很補嘛！」

他的話剛說完，野地裡炸起了掌聲；似乎口腔內及胃內，都被香美的「野味」誘惑住了；上山打游擊，不也很有樂趣嗎？

於是，毛澤東的說服力征服了大家，穩住了動搖的軍心。

於是，他打算帶領了大隊人馬，開上了井岡山當「山大王」；可是山上已有兩個「山大王」——王佐及袁文才，一山怎能容納「三王」，何況他又是外地來的？

井岡山位於江西、湖南交界線上，地跨寧岡、遂川、鄰縣及永新等四縣；四周有五五〇里。此一遼闊山區內，有無數數嶺的高峰，巉崖峭壁，地勢險要；只有三條路可通山上。每一條路，都是崎嶇陡窄、坎坷不平的山徑，一向是易守難攻的險隘山地。

明代寧王朱宸濠在南昌反叛，失敗後逃入井岡山，經王陽明（守仁）費盡心力，才把他剿滅。王氏班師回朝前，削石為碑，記述這段史實，這個古蹟現尚存在。

毛澤東部隊改編後，屯兵井崗山下，有些幹部主張即日攻山；但，毛堅決表示：切不可魯莽行事，應該「戒急用忍」。因為，山上兩個土匪頭子王佐及袁文才，擁有四、五百人槍，據山險固守，哪能輕易攻下。何況，咱們新敗不久，士氣低落；如果，強行硬攻，死傷必眾；倘若久攻不下，軍心渙散，離隊的人增加，就甬談上山打游擊了。

毛澤東在井岡山麓裏足不出戶時，從武漢撤往上海租界的中共總書記瞿秋白來信：勸他放棄上山打游擊計劃，認為「書生造反」難有成就。請他赴上海一同在黨中央工作，打消做「山大王」的幻夢。

因為，瞿秋白和毛澤東一般，同是書生；他對於日前下令「處分」毛澤東，十分懊悔。當時黨中央沒有支援一兵一卒，撥發一糧一餉，就叫一個書生型的毛澤東去暴動起義，會攻長沙！失敗是必然的，何況他還兩路進軍，曾經威脅長沙，震動湖南；實在難能可貴，何罪之有？

可是，毛澤東討厭上海是個人吃人的標準資本主義社會，一九二〇年一月，他當時為了「驅張請願」流落上海，曾在一家洗衣店給舞女、買辦及旅客洗衣褲，過著沒有尊嚴的低賤生活。故此，他反對「城市中心論者」，寧願在農村做個「革命的山大王」。

問題是上不了井岡山，就做不成「山大王」；因為，山上已有兩個土生土長的「山大王」。

臭味相投絕處逢生

天無絕人之路，有一個湖南老鄉深夜下山來找毛澤東，兩人一見面，他鄉遇故知，驚喜萬分。這個人名叫張湘岳，是毛一年多前在廣州「政治講習班」授課的學員，也是帶毛到珠江岸邊去嫖妓的嚮導，冶遊驚艷，巧遇小船娘陳美伶；使毛在小船上享受到妙不可言的「性經驗」。當然，更叫毛在小船娘身上，深刻體會到我國農村一般貧農的女兒的悲哀。

張湘岳是共產黨員，爲了逃避追捕，才跑來井崗山投奔在「山大王」之一的袁文才帳下，掛名秘書，頗受信任。由於，張湘岳的一手「導演」，毛澤東得以絕處逢生。

從張湘岳的口裡，粗略瞭解山寨情況：袁文才原是寧岡縣的土霸，手下養有一百七十多匪徒；爲人貪財、好色、嗜酒，在山上養了三個大小老婆。另一土匪頭子王佐，個子不高，白白胖胖，常穿著黑色短褲衫，肩上揹著荷子炮，臉上兩道濃眉，是個心狠手辣，殺人眨眼的傢伙。但他很孝順，把老母及家小都接上山來扶養。他手下約有二百多人槍。他們兩人手下的匪徒，幹的是打家劫舍，槍掠過路商旅的無本生意。

經張湘岳的安排，毛澤東首先見到袁文才，當面送他兩把手槍，子彈一百發；另有三份禮物分送其三個大小老婆，這些禮物無非是珠寶手飾，全是秋收暴動起義，鬥爭富

農地主，清算土豪劣紳時，搜括來的贓物。毛澤東再由袁文才引見另一土匪頭子王佐，也送上同樣的厚禮；所不同的是送了一對翡翠玉鐲給王佐的母親。從此，袁、王二匪的家人，對毛澤東皆有好感。

於是，毛澤東駐在山下的上千大隊人馬，不費一槍一彈，開上了井崗上。

由於，毛澤東的性格是多元化的，複雜性的及多色調的；生來具有虎氣、猴氣與流氣——流氓氣；他的嗜酒、好色與豪放，剛好和袁、王兩個土匪頭子不謀而合，臭味相投。其實，古往今來許多打天下的人物如：劉邦、劉備及朱元璋等，莫不滲揉得有這些複雜的性格。

井崗山巧遇賀子珍

一天，袁文才、王佐等邀請毛澤東開會，共商山寨各路人馬防區配置大計。當袁文才一一介紹了井崗山的重要幹部，詎料在會議廳坐第三把交椅的，竟然是一位才十六、七歲的標緻姑娘，偏巧這位姑娘就坐在他鄰座位置。這時，毛澤東有些驚訝了；他萬萬沒有料到，在井崗山的「頭面人物」中，還有一個出色的年輕姑娘。他心裡嘀咕：難道是古時的巾幗英雄花木蘭、秦良玉復活了嘛！她像煞了戲曲中的穆桂英、紅拂女、扈三娘、林四娘及十三妹。

這位姑娘名叫賀子珍，她的瓜子臉上一雙圓亮明澈的大眼睛，身材嬌小玲瓏，渾

身散發出充沛的青春生命力。她在會議上發言不多，但口齒清晰流利，簡明扼要，具有說服力，這一切都深深地吸引了毛澤東的注意力。

更沒料到，毛澤東這次會見的姑娘，初先就成爲他和山寨袁文才與王佐等溝通的橋樑，日後變成他革命生涯中的戎馬伴侶，伴他出生入死經歷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旅程。他倆相濡以沫近十年之久，在紅軍中她的綽號很多，如「永新美人」、「神槍手」及「雙槍女俠」，大家耳熟能詳，影響甚大。至今，永新人民還傳頌著關於她——賀子珍的神奇故事。她是共軍中第一位打天下的女英雄。

她於一九〇九年，出生在井崗山東麓的永新縣；出生時父母看著這個眉眼長得十分俊俏的女兒，給她取了個美好的名字——桂圓；祝福她像桂花般的芬芳，一生幸福、圓滿、又甜蜜。

上學後，她嫌這個名字太俗氣，便改名自珍，寓有自己要珍惜、珍愛自己。後來，她參加共產黨在填寫表格時，忙中有錯，把自珍誤寫成「子珍」；於是，子珍這個名字就啟用下來，給她帶來好運。

她的祖父輩是永新望族，家產豐厚。父親賀煥文是個讀書人，滿清時捐了個舉人，當過安福縣長；母親杜秀是廣東梅縣人，知書識禮的大家閨秀。

她的父親官運多舛，當安福縣長時間不

長，便被撤職回到永新。最不幸的是她四歲那年，父親因一場官司牽連，遭人誣陷關入監牢，為贖他出獄，家產幾乎賣光；從此家道中落。

雙槍女俠左右開弓

賀子珍幼時跟妹妹賀怡，同在永新福音堂小學就讀。在校園裡一抬頭便可看到山勢險峭的井崗山，自古以來即是綠林好漢出沒的地方。她小時候，就聽到過許多關於井崗山的英雄好漢打抱不平，周濟窮人的故事。

她的大哥賀敏學藏有許多俠義小說，那個時代女孩子是不允許看這些書的；她只得偷偷地讀，常為此廢寢忘食，對花木蘭、穆桂英、十三妹等女豪傑十分崇拜，立志以她們做榜樣。少女時代這樣一個家庭環境，對她後來堅毅性格特徵的形成，無疑有著重要影響。

永新縣是接受共產革命洗禮最早的地區，他們兄妹三人在永新縣的革命浪潮中，乘風破浪，幹得轟轟烈烈。她和哥哥賀敏學、妹妹賀怡，都當選為中共縣黨部委員，一時傳為美談，人稱「永新三賀」。

這個時期的賀子珍，已長的婷婷玉立，一雙水汪汪像會說話的大眼睛，膚色細嫩潔白，身材適中、體態輕盈苗條，性格活潑開朗；加上一副天生甜嗓子，有演說天才，富煽動靈惑力。在三兄妹中，她是最搶眼的一位，也是個人見人愛的姑娘。

她十五歲時，即擔任縣城中學的團支部書記，十六歲時加入共產黨，這時是「國共合作」時期，她接受黨的指派，又加入了國民黨，以跨黨分子的身分參加了縣黨部的領導工作，擔任永新縣黨部委員兼婦女部部長。她的這一經歷，跟毛澤東在廣州的情況，可謂一般無二。

一九二七年的蔣（介石）汪（精衛）衝突，演變成寧漢分裂，國共分家；進而國民黨政策急轉彎，揚棄「聯俄容共」，大力推行「清黨清共」。於是，全國展開廣泛的「清共反共」浪潮；在江西的「永新三賀」首受波及。

賀子珍的大哥賀敏學、妹妹賀怡和另三十七名共產黨員，被國民黨「劃共義勇隊」逮捕，關進永新監牢。由於，賀子珍機警脫逃，幸免牢獄之災。

她為營救兄妹，迅速集結永新、寧岡、蓮花、安福等四縣農民自衛軍，並親上井崗山說服土匪頭子袁文才及王佐下山助戰，聯合攻打永新縣城。

她騎在一匹健馬上，雙手各持一槍，左右開弓，領軍衝鋒陷陣；神勇無比；她的雙槍幾乎百發百中，連續撂倒七、八個敵兵，士氣大振，一舉攻下永新城。她的「神槍手」及「雙槍女俠」美名，就在這次戰役贏得的。

攻進城內，她打開監獄，救出包括賀敏學、賀怡兄妹在內的所有共黨同志。那一天

是六月十日，在日後的中共黨史上稱為「六一〇起義」。

不久，國民黨從湖南調來一營援軍撲向永新，為了掩護大隊人馬撤退；年僅十七歲的賀子珍，自告奮勇，率領部分農民自衛隊守城。她居然把反攻的敵軍擊退，後來國民黨增援一個團圍攻；由於，眾寡懸殊，避免無謂犧牲，趁黑夜突圍出城，撤退到井崗山落腳。

她是永新縣向井崗山撤退的許多共產黨員中唯一的婦女幹部，也是向井崗山撤退的隊伍中的第一位女帶兵官；她可以說是中共建軍史上的首位女子軍官。在井崗山上，她的威名與美名，無人不曉。

從她的成長經歷，可知是一個熱切的共產黨員，肯定的革命戰士，亂世的烽火兒女。雖然她已十七歲了，那個少女不懷春；可是她忙於革命鬥爭，連初戀的滋味也未嚐過。但在她內心裡，卻憧憬著把愛情和革命事業緊緊地聯繫在一起。

因此，這一次山上各路軍馬的幹部會議中，坐在賀子珍旁邊的毛澤東，無論儀表，談吐及見識，都深深地烙印於她的心坎上；暗想這般的人物才是她心目中的「白馬王子」。

毛賀搭上愛情快車

散會後，毛澤東私下問舊屬張湘岳說：「山上居然有像賀子珍這般的美嬌娘；恐怕

早就被生性好色的袁文才、王佐這兩個大色狼糟蹋了，可惜呀可惜！」

「賀姑娘，性情剛烈，槍法如神，手下有七、八十個部眾；如果她不喜歡，不願意的話，誰吃了熊心豹子膽，敢動她一根汗毛？何況，袁文才討了三房大小老婆，王佐的母親與妻兒子女皆在山上。賀姑娘壓根兒不把他們放在眼裡！」張湘岳如數家珍地說。

「是嘍！在農村的山野有如此的奇女子，出污泥而不染，像煞我國古時的花木蘭、穆桂英、扈三娘、林四娘及十三妹；啊！還像法國的聖女貞德嘍！」

張湘岳聽到毛澤東對賀子珍的連番讚語，略一尋思，便猜中了毛澤東的心意：「老師（在廣州時，張曾是毛授課的學員）！你大可追求賀姑娘，一舉三得嘍！」

「怎麼的一舉三得？你說說看！」

「你追得賀姑娘；一是身邊有伴，不致寂寞；二是咱們是人人地不熟的外省人，她是本地人，咱們才易於在井崗山落腳紮根；三是咱們實力大增，袁文才和王佐兩個土匪頭子，更不敢對咱們存有排擠的異心！」

「你分析得很有道理，真是好參謀人才！」

於是，毛澤東採納了張湘岳的建議；對賀子珍展開追求攻勢，先派人送兩把手槍，一百發子彈及一些女人用的珠寶首飾、衣物化妝品，革命書籍等給賀子珍，作為上山行客拜坐客的見面禮。

那天晚上，賀子珍親自來回拜，送來兩隻雞、兩隻火腿、六瓶酒。毛澤東留她一起吃晚飯，談得十分投契。

第二天晚上，毛澤東召開永新黨團會議，賀子珍發言最多，而且條理分明，很有見解，開到深夜十一時才散會。會後，毛澤東又藉故有要事商議，叫她單獨留下來，在臥室密談了很久，天快亮才離去。

第三天晚上，賀子珍刻意打扮一番，趁人不在的時候，走進毛澤東的房間，他正在伏案寫著什麼。她在門口收住了腳步，倚在門框上一聲不響，深情地注視著他，也不知過了多久。毛澤東停筆沉思，一抬頭，正遇上她那雙熾熱的眼睛；少女情懷總是詩，這位花般美麗，詩樣柔情的美少女，把毛澤東迷惑住了。

作為已經結過婚的三十四歲男子漢，毛澤東立即感到十七歲美少女的青春誘惑力。她穿著淡藍色的緞邊大襟短衫，藏青色的長褲和有緋帶的圓口布鞋，潔淨、優雅、大方、俏美。

她那烏黑的短髮襯托出白裡透紅的橢圓形臉蛋，年輕豐滿的胸脯曲線使人感到肌肉的彈性和皮膚的光潤；她胸乳的輕微動動，都叫他的心絃激劇的震動。一種人生本能的衝動越來越難以自制地在毛澤東的體內擴大賁脹。

毛澤東招呼她坐下，接下來是相互呼吸迫促性的沉默。

「妳是一個好同志、好姑娘，美得令我發慌，俏的叫我著迷；我很喜歡妳，兩天前第一眼看到妳，我就愛妳發狂……。」毛澤東打破了沉默，說出了埋在心坎底的話。

愛情的魔力超越了一切，毛澤東急切地扣掩了房門。他倆再也抑制不住激情的奔放，再也不願讓心靈上互愛的衝動剎車；彷彿兩座活火山同時爆發起來，天旋地轉般的震撼著，相互迸射的熔漿匯合成一道愛的源泉。次日早晨起床，毛澤東洗過臉後，春風滿面，喜氣洋溢地對大家宣佈：「我和賀同志兩人相愛了，由同志愛轉變為夫婦愛，這是我們志同道合，革命鬥爭，共同生活的起點。」

賀子珍站在毛澤東的左邊，粉臉上掛著羞人答答的笑容，低著頭，沉默地享受著初婚夜的甜蜜滋味。他倆男歡女愛的激情，仿如乾柴碰上烈火，見面只有三次，時間不到兩天半，竟然發生了性愛關係，公開宣佈同居在一起，真箇是坐的「愛情特快車」，而且是先上車後補票。

他倆的同志愛，進而促使湖南、江西兩股農民起義軍合併一起，共同創立了「井岡山根據地」。

照當時的情勢研判：要是沒有本地籍的賀子珍接納，毛澤東的農民起義軍是無法在井岡山上立足的；更談不上開創中共「中央蘇區」的基地，中共的黨史可能不至於像今天這般的輝煌。（未完待續）